



甲狀腺與摩羯水瓶的異想世界

內科 王治元教授

其實我在幼年時就知道甲狀腺這個器官了。

沒有任何兄弟姊妹的我，除了最親近的媽媽以外，孩童時期，其實我也沒有太多的朋友。媽媽 40 多歲才生了我，所以她每一個生過的病，我都記憶深刻。她曾經告訴我，西元 1958 年，民國 47 年，她第一次開甲狀腺的刀，西元 1976 年，民國 65 年，她到台北接受第二次甲狀腺手術，我其實聽到了一個永遠忘不了的病名，胸腔內甲狀腺腫，一個 40 年前真的很難開的刀。據說在當時開刀成功率不高，記得她從嘉義出發到台北的前一個晚上，對著我淚眼婆娑，10 歲的我懵懵懂懂，下一次見到她是半年後，爸爸的同鄉帶我從嘉義坐夜車到台北，看到媽媽時，她脖子上纏著紗布。再過半個月，我終於在嘉義的老家，又吃到了睽違半年以上的熱米飯。

從此我忘不了甲狀腺。

魔羯的盾牌

嚴肅和理智一向是魔羯的招牌，腳踏實地是魔羯的本色，甲狀腺疾病的研究領域中，流行病學是最重要的基礎。研究者以魔羯式的盾牌，排開阻礙，往前邁步。

我的老師，張天鈞教授，在完成大甲、清水、布袋、北門、苗栗銅鑼的甲狀腺流行病學調查後，我很幸運的和陸志平醫師，一起參與了在台北市的甲狀腺學童流行病學調查 (Chang TC, Wang CY, Lu CP, et al. J Formos

Med Assoc.1995;94:193-6)。在台北市的兩個歷史悠久的國小，從一年級到六年級，每個禮拜做學童甲狀腺的理學檢查。其實都會地區的小朋友，看起來的確比山區丘陵地的小朋友幸運很多，因為當時的結果顯示在都會地區，學童甲狀腺腫大，其實是在正常的範圍內。除了跟老師學習之外，陸志平醫師也是我學習的模範，他是非常魔羯的個性，腳踏實地的進行每一個老師交代好的任務，從甲狀腺流行病學調查到甲狀腺凸眼症的研究，我們都一起參與。當時他幾乎每天都要到病房去幫病人留尿液，檢查以 Pentoxifyllin 治療的甲狀腺突眼症的病人，尿中是否排出更多的黏多醣類，雖然這個臨床試驗後來是匈牙利的醫師完成，但是我們都知道最初的基礎，是當年張天鈞教授和皮膚科張至成醫師，在現在 6 樓健檢是舊餐廳時代，午餐聊天出來的研究成果（Chang CC, Chang TC, et al. Acta Endocrinol (Copenh) 1993;129:322-7）。陸醫師三年前因為胰臟癌去世，我也失去了一個可以話當年的好友。

魔羯的特色就是繼續往時光前進，甲狀腺疾病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型態，20 年前在張教授的指導下，我們應用台北市五千多個病人的調查，在 21 世紀初，甲狀腺腫在台北市還是有 5.2%，還是符合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流行地區定義，當時統計上，甲狀腺癌發生的比例大概是 3.5%（內科醫誌，2000；11，December）。

甲狀腺癌的發展，也是另外一個必須腳踏實地，以魔羯的態度進行的研究。所以老師給我的任務，就是進實驗室開始學養細胞。細胞跟人最大的不同，就像打電動玩具一樣可以重來，讓我逐漸的體會到，其實魔羯也可以慢慢轉變成水瓶一樣的前衛好奇的個性。細胞不會跟我吵架，其實我蠻喜歡待在實驗室養細胞的，如果實驗偏差了，就重來一次，這個感覺跟治療病人完全不一樣。在這個階段裡，我開始體會到不一樣的細胞世界，

利用細胞激素以及藥物來做甲狀腺未分化癌基礎的研究，夜裡的實驗室雖然蠻冷的，但是心裡熱呼呼，因為每幾個禮拜就有特殊的發現可以歡呼（Cancer. 2002;95:1827-33; J Clin Endocri Metab 2003;88:3021-6），魔羯的矜持逐漸轉變成水瓶的開放。

水瓶的蝴蝶

自由的個性，加上一點點叛逆，是水瓶的特色。配合了魔羯的耐性，慢慢的進入像一隻蝴蝶，飛在水瓶的世界裡，找尋新的目標。

細胞的基礎實驗帶給我們全新的研究興趣，但是如何應用在人體，應該要有好奇心，再加上一點勇氣。所以動物實驗，就是進入好奇世界的門檻，在甲狀腺未分化癌的動物實驗研究中，才發現原來細胞單一的研究成果，應用在生物體上，可能會有多重的效應。在細胞層面上可以抑制癌細胞生長的藥物，在動物身上，卻不預期的發現不同劑量，會發生癌細胞長得更快或者被抑致的雙相結果（Int J Cancer. 2010 ;126:578-82）。在進到水瓶的世界後，新的技術越來越多，從蛋白質體學到細胞外泌體蛋白質的變化，真的必須要有蝴蝶般的靈活，才能夠在研究的世界中往前進。

研究的內容不斷的如蝴蝶的蠶蛹，一代一代的新生，其中很難要求的就是速度，希望研究做得好要有魔羯的精神，但是希望研究創新，就必須要有蝴蝶般的靈活。新的世代，資訊發達，同時也是資訊爆炸，擷取自己要的資訊其實是最重要的。從小到大慢慢發現一件事，人生也像是做實驗一樣，不斷的嘗試，不斷的學習，或許有些挫折跟痛苦的時間，但是做研究的過程告訴我們，我們需要耐心還有一些上天的眷顧。就像陳之藩書上說的一樣，因為要感謝的人太多了，所以我們謝天，也謝謝每一個出現在我們研究生活當中的貴人。